

许晨
著

蓝光

作家出版社

12

藍光

許晨 著

作家出版社

京新登字第186号

蓝 光

作者：许 晨

责任编辑：白连国

责任校对：彭卓民

装帧设计：孙立宁

出版发行：作家出版社

电话：5005588转

社址：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

印刷：北京东光印刷厂

经销：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

字数：187千

印张：9.125

插页：2

印数：0001—2,300册

版次：1993年6月北京第1版 第1次印刷

ISBN 7-5063-0652-2/I·651

定价：5.80元

作家版图书，版权所有，盗印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，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这本书是根据众多人们的生活经历编写的，但它是一部小说，不涉及真人真事。

——作 者

老罗泰第一次不是节假日坐在自己家里的书桌前沉思。这是一套两室一厅半新不旧的单元楼房，在六层中的第三层，书桌临窗，窗口临街，说是街，其实是一条刚能错开两辆汽车的小胡同。在这条胡同里，罗泰每天匆匆忙忙骑车上班，又匆匆忙忙下班，永远重复两点一线运动。今天他奉命退休第一次不去上班坐在了家里，他想一静静，可是胡同里过往的汽车声，商贩的叫卖声，胡同对过劈柴厂尖声怪叫的电锯声组成一支极不和谐的复调交响曲，叫人不得安宁。这地方原来非城非乡，亦城亦乡，大胡同套小胡同，除了胡同西边城根外荒坡上有个时聚时散自发的鸟市，非本地居民谁上这儿来？城墙拆了，地铁修了，立交桥架起来了，大街上马路加宽扩建了，特别是今年胡同口大街两边几家合资大型建筑同时拔地而起，于是，大小各型汽车在这条胡同里抽疯似日夜穿梭，罗泰坐在窗前想心事，莫若说是在倾听城市的交响乐；

轰隆轰隆叮啷咣啷……

吱啦喳喳咿啊吗呀唧……

热闹极了又没完没了永不停息。

罗泰脑子里很烦、很乱，胡思乱想没有个焦点。他忽然觉得，这一辈子都好像在各种轰隆声中度过的，似乎从来就没有安静过。前不久一次干部会上突然宣布他退休，事前没露一点风声，更没人给他打招呼。人老了退休是自然规律，是顺理成章的事，这种事也用得着神秘化？罗泰心里不禁一阵好笑！他对退休思想上早有准备，只是事情来得太突然，就像轰隆轰隆行驶的汽车碰上洼坑咣一声把人震了一下，罗泰本来想，退休这最后一站，可望可即，大概是从容下车，“光荣”退休。不曾想还是被咣给震了一下才曲尽章足，他长吐出一口气，耳边又响起了那无尽休的乐曲：

轰隆轰隆叮啷咣啷……

穷人乍富，罗泰一生第一次有了自己的时间，而且是大把的时间，多得不知怎消耗才好！罗泰从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一直到退休，一辈子当编辑，没有生过大病，没有请过事假，一盏灯、一支笔耗着自己的能力和精力，给别人做嫁衣裳，自己“赤贫”得真有些寒酸。这一下忽然“富”起来，竟也发了愁，“钱”多了怎么“花”呢？他忽然想起他要“浪费”一下，尝尝浪费是什么滋味？

他骑车来到公园。

北京的三月，春寒料峭，小草尚未发芽，柳梢尚无一点绿意，游人寥寥，只有几个老人在踱着方步。猛然罗泰看见

一位白发白眉白胡子的老头穿着棉毛练功服在打太极拳，那一招一式极有些功底。便问：

“老哥！高寿？”

“八十六。你呢？”

“惭愧！我可以叫您叔叔！”

“那我可真羡慕你！”

罗泰自觉得有一股年轻人的血液在身体内运行，他怀着被“羡慕”的喜悦心情轻步向前走去。

“老师傅！请问九龙壁怎么走？”一对春装着身的男女立足向他问道。看衣着和行色，八成是外地来京旅游结婚的。

“后面，这个方向，”罗泰用手一指，“要不我带你们去！”

“不啦，谢谢！我们自己去找！”

其实真要带路，即使加快速度青年人也会嫌他慢。罗泰有点扫兴，看着两个年轻人的身影很快消失了，他慢慢踱起步来。他一面走一面想，六十刚出头，虽说身子骨灵敏度和十多年前比也差不许多，可是孩子们总叫他“爷爷”，青年人称他“老师傅”或“老大爷”，早就和“叔叔”永别了！人怎么一下就老了呢？不承认不行啊，老了，老朽了，不爱听也拦不住别人的嘴。有次有位中年人一拍自己的肩膀，以戏谑的口吻眨他：

“老罗，老了，有人说你老朽昏庸，保守落后……”

现在有的人什么话都说得出口，气死你活该，你就受着吧！出来浪费时间本为散心，偏偏又想起这些烦人的事，使劲甩甩脑袋，想甩掉这些乱七八糟的事，心里不禁冷笑：庸人自扰！他面对湖面做了几次深呼吸，又练了回气功，全身

关节为之松快。时过十点，旭日已成艳阳，长空蔚蓝，万里无云，湖面碧绿，平静如镜，没有半点涟漪，亭台楼阁的倒影静静倒立在水中，东边湖水却映出一大片山影。罗泰抬头望去，左前方湖东岸一片起伏茂密的松林，阳光照射下，松林上空升起一片片、一团团、一丛丛蓝光，啊！松林，蓝光！他眼睛一亮，精神顿时振作起来，急步向东沿着湖岸往前冲去。

飘渺的歌声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：

你从哪里来？我的朋友！

好像一只蝴蝶飞进我的窗口。

你从哪里来？我的朋友！

我们分别太久，太久！

罗泰为这谜一样的歌声招唤着，一头钻进松林寻找他早已失去的童年的梦！

五十多年前的罗泰还是个小学生。

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天地，都有自己的童话世界，一片草地，几棵树，一堆乱石，都可以在那里玩得津津有味。小罗泰的童话世界是家对门云山脚下的一片松林，好大好大的一片松林。每年一开春，他就上这儿来拔野笋，掐蕨苗，采蘑菇。天气热了，就可以采野山萼，一蓬一蓬黑红黑红的。桑椹不带酸味，杨梅没那么甜，这野山萼却酸甜酸甜，找着一大蓬一顿能吃个饱，打出来的嗝都是清香清香的。只是吃

这玩意嘴巴两手都会被染黑，莼梗上的刺常扎着嘴巴划破手，莼汁渗进去像打了印记，洗也洗不掉，即使没被扎破，嘴巴手指也会被染得黑乎乎的几天才能褪色。

一个初夏的星期六晚上，风雨交加，电闪雷鸣，小罗泰知道，雷雨一过，第二天一早放晴，那就是采蘑菇的好时机。他早早就上床睡觉，可是兴奋得睡不着……他发现松林里蘑菇多得不得了，到处都是，一会儿就采了一竹篮，还采到一个脸盆大的，回家妈妈煮了这个大蘑菇全家一顿没吃完。他肚皮撑得小猪似的，直嚷嚷撑得难受，妈妈骂他没出息，他格格笑着醒来了，看看，天已大亮，便赶忙穿衣起床。好在他一个人睡一间小屋，不会惊动别人，去厨房里吃了一碗开水泡饭，挎了一只小竹篮就溜出了家门。

罗泰一路小跑来到松林。这是一个大晴天，雨水刚刚浇过的山坡，坡上野草、野花像涂了明油那么娇鲜，那么翠嫩。但他一心扑在采蘑菇上，很快就采了半篮。他高兴地在一棵老松树下小歇，一抹晨曦从枝叶缝中射下来，像一道金光，又像一把利剑。或许是他刚才太全神贯注采蘑菇了，对别的什么全没放在心里，这会儿，他突然发现，原来这松林里竟这么喧闹，各种鸟儿唱着晨歌，粗壮的、高亢的、低哑的、尖细的、婉转的、悠扬的，还有那梆梆响的。他站起身来走到松树较稀疏的地方，抬头四处一望，嘿！树梢顶几乎被鸟儿盖满了，一片片白，大部分是鹭鸶，有白鹤。叫声最好听的黄莺和画眉在林中穿飞，而啄木鸟啄虫子的梆梆声，好像是为这支鸟乐队在打拍子。

啊！松林中的喧闹，喧闹的松林！

罗泰迷住了，他忘了采蘑菇，不再低头搜寻而是挎起篮子往前走去，多美的清晨，多美的松枝，多美的鸟鸣，他仰望着树梢，身心已投入到这片纯净的自然当中。

忽然，罗泰发现远处松林上空有一片蓝光！蓝光？是什么东西发出来的蓝光？柔柔的，湛蓝湛蓝，美极了，从来没见过。像蓝色的烟雾？不，它是清晰明亮的；像蓝色的火焰？不，它均匀撒开并不冲天而起；像湛蓝的海水？可……不，它什么也不像，反正是一片片一丛丛柔柔的湛蓝湛蓝的蓝光！罗泰忽然想到，莫非是那里有一块巨大的蓝宝石？或者说有一堆蓝宝石？对！那一定是蓝宝石发出来的光，不然不会这么美丽！他一下子进入了童话世界，追逐着那片蓝光，如果能发现那块巨大的或者是一堆蓝宝石，他将成为一个英雄！居然有了当英雄的机会，这太令人兴奋了！

走呀追呀，也不知走了多久，追了多远，那蓝光始终在他前头，老是靠近不了，丝毫也没有缩短一点距离。他偶然发现太阳已经悬在天正中央，突然想到已经到了中午吃午饭的时候，妈妈发现他没回去，一定着急。他感到肚子饿了，口也渴了，他痴愣地望着那片蓝光，拿不定主意是继续追寻还是回去？童话中的故事告诉他，寻宝的英雄是不畏艰难困苦的，还要准备和妖魔战斗，甚至流血牺牲。对！应该勇往直前不畏艰难和牺牲！

主意一定，他先啃了一个大蘑菇，这玩意妈妈炒菜做汤那么鲜，生吃却并不好吃。他开始采野果，好吃的也不多。他在一处坡坎上忽然发现一大蓬野山萼，黑红黑红熟透了，尝了一个甜极了，不禁喜出望外，顾不得扎嘴刺手，蹲下来

便吃了个饱。他一面吃一面盯住那片蓝光，生怕它跑了。

吃饱了继续往前走，走了好大一阵，却始终没有缩短和蓝光的距离，它永远那么美丽，那么迷人，而又那么遥远，永远可望而不可即。恰恰是这个“可望而不可即”更加吸引他刺激他急不可耐地往前奔。脚下的路越来越难走，哪里有路，进入密林深处，地面的岩石多了，荆棘也多了，坡度也加大了，实际上是在荆棘丛中爬坡。又走了一阵，身上已经出汗，人也感到有些累，便找了一块大石头坐下歇气。那石头有个斜坡，很像一把躺椅，他身子往后一仰躺下，顿觉松懈舒适，仰望着如帷如盖的松树枝叶，就像躺在一个蓝色的帐篷里，他用眼睛四周转了一圈，松林是如此厚密，整个松林显得有些阴暗，一阵山风吹过，身上的热汗马上变得冰凉，不觉打了一个冷战，下意识地想起一句戏词：“松林深处有歹人！”正要翻身坐起，突然一只野兔嗖的一声从脚边窜过，把他确确实实吓了一大跳！他刚站起，只听得头顶上吱吱几声尖叫，又是一惊，循声望去，原来一只拖着长尾巴的小松鼠正瞪着眼睛看着他。这一吓一惊未过，忽然裤裆里大腿内侧被什么东西猛蜇一下，疼得他蹦了起来，赶忙解开裤带满处搜寻，原来是大山蚂蚁从裤脚钻进来了。它的后续部队正在裤脚外面爬来爬去，准备源源开进。“这些傢伙拿大活人当死尸啦！”罗泰生气地干脆脱了裤子在树干上猛抽，跑了几十步才把它们甩掉。

经过这一阵折腾，罗泰的注意力不能只是盯着天上的蓝光，而且要应付地上随时可能发生又无法预料的情况，他想到了蛇，一般的小蛇他不怕，还打过，要是毒蛇呢，大蟒呢？

他在地面上四处寻找，居然找到一根很合适的枯枝，稍微加工修理便是一件不错的防身武器，心里一喜又充满信心往前走，心想如果再来一只野兔，他准一棒子把它打死拿回家烧野兔肉吃。如果来一只麂子就更好，那东西和半大的小狗差不多大，比狗瘦，四条细长的腿，跑起来快，却决经不起一棒子，可那肉却真香！罗泰似乎已经闻到了野兔和麂子肉的香味，他并不觉得自己早就饿了，但觉得渴。

罗泰爬上了一座小岩石，因为那岩石有一面渗着水，但未成流，又没有聚集水的地方，想喝喝不着，爬上去一看，岩顶却有个脸盆大小的石坑，满满一汪清泉，岩石上的水就是从这儿渗溢出去的。罗泰大喜，先捧起尝了一口，清甜清甜，便趴在坑边喝了个饱。当他喝饱水站起身来往前看去，这儿已经是云山山麓，松林的尽头，已快到云山东半拉原始次森林的接壤处，再往前走就是原始次森林了，他这才发现自己走偏了，太偏东了，已经误入人迹罕到的原始次森林的边沿。据说原始次森林里有虎豹的，他不禁又惊出一身冷汗。看看自己，两只裤筒刚破了好几处，右手袖口撕了一条大口子，加上手里拄的树枝，活脱脱一个小叫花子模样，他笑了。再往坡下松林望去，蓝光不见了，没有了，马上警觉起来，是什么蓝光？是不是什么精灵或魔鬼变的，想把他引进妖洞或魔窟里？正想着，原始次森林那边传来一声大动物的吼叫，低沉而又可怖，不觉身子一颤。他没听说过狼叫豹吼虎啸，辨不出是什么大动物的声音，但他敢肯定绝对是虎豹一类动物的吼叫，不禁毛骨悚然。他想起自己读过的童话和神话小说，特别是那本已读过两遍的《西游记》，那里面的

妖精大都是变作美女出现的，猛然觉得自己上了当，蓝光那么美，那么迷人，追却追不上，找也找不到，现在忽然又不见了，不正是在勾引迷惑自己？看来现在处境危险！原先寻宝和当英雄的念头顿时消失，看着越来越西斜的太阳，另一个念头在陡然生长，得赶快往回走，不然连松林都走不出去！

他来的时候并没有路，回去自然也无路可寻，在松林里钻来钻去，他迷路了！他爬上一个高坡，又看见西斜的太阳，纠正北去的方向，下坡又继续往回走，在林子里估摸着方向，可这方圆十几里的松林，莽莽林海，走了一阵又转了向，老半天还是走不出松林。归林的鹭鹭、白鹤，吱吱嘎嘎叫着，一队队分批分拨飞回松林，松林里又喧闹起来，罗泰已没有心思恋听它们的歌声，倒是使他忽然想起，按照它们飞回的方向逆行，岂不就能走出松林？这个想法鼓舞着他，一面不时望望陆续归林的鸟队，一面迎着它们快速疾走，果然，跌跌撞撞没走多久，终于走出了松林。太阳已经落山，心里不禁一阵后怕。看看自己手里的枯枝，竹篮不知什么时候丢了，蘑菇已早无踪影，衣裤被荆棘刮得更破了。他回转身望望林中的鸟，喃喃自语：

我的好朋友，多亏了你们！

罗泰在田垄里往回走着，惊恐过去了，又不禁想起那片蓝光，它太美了，那么迷人，迷人的东西是不是都是妖精？他几次回转身望着松林，踮起脚尽量往松林深处看，可是松林变得深重，慢慢成为黑压压的，只有树梢的鹭鹭、白鹤闪着点点的白光。

蓝光！——蓝宝石？

蓝光！——妖精？

蓝光——蓝宝石——妖精，在罗泰脑子里不停地走马灯似地打转儿，使他兴奋、着迷，也使他害怕、心惊，不管是兴奋、着迷还是害怕、心惊，总是强烈地吸引着他。

“蓝光！是宝石也好，妖精也好，我喜欢你，会再找你的！要不，等我长大了再找你，你躲，你跑，总有一天我会找着你，哼！”

从初中到大学罗泰都是出色的球员，篮排球都来得，但到了高二以后，他更喜欢排球，球艺也更技高一筹。他大学毕业后又读了一年研究所，才被分配来出版社工作。这儿大学生有的是，老少两代总共有一百多，他的到来没引起任何人的注意，倒是他常穿在身上印着 8 号的背心和一身健壮的肌肉，被几个爱玩球的青年注意上了，一打听，原来是 F 大学的排球校队主攻手。

刚来十多天，罗泰就被拉去参加一场排球赛。这是两个单位之间的老式九人排球友谊赛，罗泰本无兴趣参加，但经不起死拉硬拽，自己久不打球，也想活动活动筋骨，解解技痒，便当仁不让地站在二排左主攻位置上。从高中时代成为主攻手的时候起，除了关键性的正式比赛，他总是抄着手站在那里，不接球，不传球，更不摔滚扑救，只养精蓄锐等着砸扣，摆出一副名将架势，俨然明星气派。

几个回合过去，二传手做不出好球，对方也表现平平，没有出现精彩场面，他就一直一副吊儿郎当的神态满不在乎

地应付着。机会终于来了！头排中三十几岁的老将二传手接到一个一传到位的好球，他一面大声喝叫：“罗泰！”一面早把球端端正正高高举到网口上方。罗泰早看到了，他斜跨前两步纵身跃起，网口已在他的胸下，睁眼往前俯看，对方二排中壮实的身子半蹲下左右横蹦，形态从容已经作好防守准备。同时对方的两个头排也跃起伸出四只手准备拦网。罗泰伸开手臂，在空中使出一个双手交替花架大抡臂，赢得了在空中似停而不可觉的时间差，腰背弓弯，把全身力量运到拳上，憋足了劲往下砸去！只听得叭的一声炸响，那球儿直射对方二排中胸前。对方二排中措手不及，一下仰面倒在地上，连哼都没哼一声。

轰的一声球场顿时乱了！打球的看球的都围了上来，惊讶得一时不知如何是好。过了会儿，壮实的小伙子苏醒了，站起来拍拍身上的土又继续打球。罗泰心里一阵后悔，但是，看着对方那位被砸倒，苏醒过来拍拍土又继续打球的小伙子的从容不迫劲儿，又激起了他的好胜心，“看来他并不怕，更没有服！好样的！”罗泰又继续跃起砸球，一连几个，不是接飞了就是持球。当二传手又做出一个好球，罗泰腾空跃起霹雳般一记重扣时，对方闪开了没有再接，罗泰把球砸在空当地上，发出咣的击地声，那球儿一蹦丈多高。

比赛结束，罗泰擦着满身汗水走出球场。

“嘿嘿！来了个打体育的……这水平可以卖门票！”

“哎呀好凶，一球把人砸昏了！乖乖！”

“这小子是体育学院毕业的吧？”

“废话，体育学院的能上这儿来？人家可是科班出身的

文科大学生，还是研究生呢！”

“啊呀！厉害！没见过，没见过！”

“你没见过的多啦，少见多怪！”

这些话罗泰自然没有听到，十几天前他带着他和妻子两人的关系来社里报到，总编室主任镇康接待了他。

“欢迎，欢迎，欢迎你们这些新鲜血液！这儿的大学生不少，大都是老的，半新不旧有一些，但解放后毕业正式分配来的你们是头一拨。早就听说你们要来，社里初步研究了你们的工作……”

有人推门进来，把几份刚到的报纸放在桌上，镇康停下话，迫不及待地顺手打开《人民日报》，他一会儿看看这儿，一会儿看看那儿，翻过去，调过来，满版面乱看乱溜。罗泰心想，他找什么新闻？忽然，镇康指着一处，“你看，你看，又有错！”他把视线往下移，忽又指着左下角，“真糟糕，连小标题都排错了！”他马上拿起桌上的电话拨通报社，连珠炮似地指出刚发现的两处错，耳机中传出对方连声道谢的声音。罗泰一边看着听着一边想，偌大的一张报纸，他溜几眼就能发现错，真是神了！不禁暗暗惊叹！打完电话，镇康才继续他的话：

“作家好比工程师和工人，他们设计好修好了房子，能不能就搬进去住？不能，先得有人进去打扫，做一番清洁工作。你刚才看到了，报纸印出来送到读者手里还有错，这怎么行！——你的工作就是做这种清洁工。清洁工，懂吗？”

罗泰来不及思考、琢磨，只有点头的份儿。

“苏联《真理报》，每天有一个编辑不干具体活，到处找

错，叫做‘头脑清醒者’，以此来保证报纸版面的文字质量。我们每天都要保持头脑清醒，消灭一切可能的错误，要求一句一句读，一个字一个字地看，文字工作，粗枝大叶，马虎潦草，大刀阔斧，大砍大杀的作风都是要不得的，出了问题 and 错误，一旦印成书，你抠都抠不下来！”

赛球赢了，对方输得很惨，罗泰想起报到第一天总编室主任镇康给他上的第一课，他没有了在学校里赛球赢了以后的那种兴奋和得意，他平常总是沾沾自喜引以为荣的壮实的躯体，忽然觉得空虚起来，渺小起来。

同屋的姜旗几次伸出大拇指：

“老罗真棒！排球打得真好，你一来就把整个大院给震惊了！”

罗泰苦笑了一下：

“这儿又不是球队，球打得好有什么用！”

“那倒也是，外文部就有人议论你。”

“说我什么？”

“这……这……”

“说嘛，我这么大个子，还怕口水呛死！”

“有人挖苦你：此人四肢发达，头脑简单，中国文学可能懂一点，外国文学一窍不通！这种故意损人的缺德话，你可别往心里去。”

罗泰一阵血往上涌。

“罗泰！你出来一下！”科长在门口叫他。

罗泰马上中止了和姜旗的谈话，科长把他带到隔壁的会议室里，坐定，大口大口地抽着烟，烟屁股未完，又接上一